

何死亡搏鬥

保羅·迪·拉克夫著

裘柱常譯



上海羣聯出版社印行

作者小傳

保羅·迪·克拉夫 (Paul de Kruif) 於一八九〇年生於美國密西根州的西蘭地方。二十五歲時就當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的細菌學助教。二十六歲獲得細菌學博士学位。以後曾在法國第瓊的巴斯德研究院工作。由歐洲回到美國，就在洛基斐勒研究院工作。因為在雜誌裏批評了夜郎自大的醫生，得罪了他們，就在一九二一年，當時他正是三十二歲，被研究院解職。

研究院的主任，想為他在別處找一個研究的職位，但是要他停止向醫學界挑釁。年輕的克拉夫向主任表示感謝，但是堅決拒絕他的提議。表明不能遵命，除非到他死了以後。

他就此不再從事醫學的研究，而成為向醫學界挑釁的戰士。二十五年來，他向着這個目標進行，為「人類唯一正當的戰爭——向死亡的戰爭」而奮鬥着。

克拉夫是一個健康的，樂觀的人，體重二百三十磅，身高六呎，面上老浮着和藹的笑容。住在密西根湖畔的家裏，早晨很早起來，和他的妻子一同到沙灘上去散

步。他每天要化許多時間從事於永久的戰鬪，因為他憎恨疾病，死亡，把牠們當作他個人的仇敵一般。

他的第一部名著就是「細菌的獵人」。^{②①}據一九四六年的統計，已經有十八種文字的譯本，銷行在一百萬冊以上。以後陸續出版了八本書——主要的是「飢餓的鬥士」、「七個籌鋼鐵的人」、「向死亡搏鬪的人」^{②②}等——以及一百五十篇雜誌上的文章。

他認為人們向疾病，飢餓，死亡的搏鬪，還沒有發揮充份的力量。他要使醫生和研究工作者覺得採用新的發明的重要，就因此東奔西走，為這一嚴肅的使命奮鬥著。

②①：原名 Microbe Hunters 本書的第一種到第六種，就是這本書的中譯本。

②②：原名 Men Against Death 本書的第七種到第十種，就是這本書的中譯本。

譯者小序

這裏有三個故事，講三個普通醫生，沒有實驗室，沒有實驗工具，也沒有實驗動物，赤手空拳地尋出了絕症的謎底，幾千年來人們所猜不透的謎。

在他們三個以前，所有的醫學專家，除了傳統的附會以外，什麼都不知道。瘧疾、熱、糖尿病、惡性貧血症，怎麼會殺死人？怎麼會無藥可救？長篇累牘的醫書也解答不了這些問題。

他們三個，或者因為慈悲的心腸，或者因為猛烈的預感，或者因為固執的脾氣，經過無數的挫折與失敗，終於揭露了病疾神秘的帷幕，發現了治療的方法。

他們三個：一個是維也納的執袴少年，一個是杜侖多的農家子弟，一個是波斯頓的庸醫子孫，但他們却是向死亡搏鬥的英雄。

目 錄

作者小傳

譯者小序

產婦的救星——薩梅惠斯 (Semmelweis)	1
胰島素的發明者——般登 (Banting)	三三
向死亡搏鬥——彌諾 (Minot)	七五

產婦的救星——薩梅惠斯(Semmelweis)

向死亡的搏鬥必須首先由實驗室裏而不是在病床旁邊，首先由學院式的科學家而不是從醫生做起，那不是笑話嗎？薩梅惠斯是第一個拚命要找出最安全的方法，幫助產婦生產的普通醫生。

要把一切人們向死亡搏鬥的一切事蹟寫成公正的歷史，是誰都沒有時間，沒有能力做的。在綜合的醫學史裏，我曾經看到玩政治手腕的醫生和夜郎自大的科學家，時常佔着許多篇幅，有時竟比真正向死亡搏鬥的先驅佔得更多。我只是想找出幾個向死亡搏鬥的最優秀的人，是怎樣的人，爲了什麼幸運或者機緣，爲了什麼特出的幻想，這些人就克服了他們自己所特有的困難。

薩梅惠斯是第一個開路先鋒。倘若你要探問薩梅惠斯到底是什麼人，也不算你表現了俗人的愚蠢。從前我也曾問過聰明的醫生們，十個之中只有一個對於這古怪

的匈牙利人的名字，有些模糊的記憶。

我必須承認，他是一個悲苦的，在某些地方是一個可憐的人，但是在向死亡搏鬥的人們之中，他當然是最有獨到之見的一個。他只是拚命要尋出安全的辦法，幫助產婦生產的一個普通醫生。薩梅惠斯發現了，而且證明了——早在巴斯德的^①之前，遠在雷士德^②之前——死亡並不一定在我們的身內發動，可能是從外面潛入的。他在人類的歷史上，第一次證明，我們可以怎樣有把握地排除死亡。

在勞伯·郭霍^③最後證明細菌可能是殺人的凶手的前幾年，薩梅惠斯已經發明了簡單的秘訣，防止某種目不能見的凶手……却不知道牠的存在。可是在今天，美國每年有七千個婦女因產褥熱而死，這種不必要的死亡，是醫學上的最悲慘的謬誤——對於這種疾病，薩梅惠斯發現了近乎完全的防止方法。

①②巴斯德(Louis Pasteur)法國化學家、細菌學家，生于一八二二年，死于一八九五年。詳細故事，請看「巴斯德的生活」及「巴斯德和瘋狗」。

③④雷士德(Joseph Lister)英國外科醫生，生于一八二七年，死于一九一二年。

⑤⑥郭霍(Robert Koch)德國醫生、細菌學家，生于一八五五年，死于一九三一年。詳細故事，

請看「死亡的「十」」。

從這個憂鬱的匈牙利人，表明堵塞由紅血球分解鏈球菌所率領的細菌強盜的方法以後，到現在已經八十五年了，現在還在美國已婚的婦女，年齡在十五歲至四十四歲之間，每十八個之中殺死一個。這是不必要的死亡，是不應用薩梅惠斯所發現的真理的一個例子，我不能不懷疑，是我們需要更多的科學呢，還是更其完善，真實地應用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……

薩梅惠斯的這個故事，完全是為維持醫藥的科學和實施，想靠牠保護我們生活而納稅的人們的悲慘實例。薩梅惠斯在維也納，因為發明保全產婦的方法而被解職，是醫學史上最可恥的污點。他的壞處是太率直，太忠厚。甚至于當他傷心地回到家鄉布達佩斯以後，證明了產婦避免死亡的祕訣以後，經過一再證明，全歐洲的產科名家，還是對他作驢子笑，當時全歐洲正當盛年的青年母親，正在不必要地死亡……

最後，薩梅惠斯寫了一篇驚人的，半瘋狂的傑作，現在已經被忘却了，向歐洲的醫生們怒吼着：『暗殺必須停止！』于是，他們才開始聽他的話。

現在，在美洲……除智利以及一二個其他國家以外，產褥熱的死亡率比任何文明國家都高，我們的產婦還在死亡，所以我要在這裏寫下薩梅惠斯的故事。

薩梅惠斯在成年以前，就是一個固執的青年。他受了洗禮，取了「伊格納」這有趣的名字，他的父親于一八三七年送他到維也納去學法律。爲了一次偶然的訪問——只是一種遊戲——看一個學醫的朋友做解剖試驗，竟使伊格納把法律書擲出窗外，就報名研究醫學了。

他身體苗實，眼睛大而有光。是一個十足的匈牙利人，行爲有些古怪的熱心人，他的朋友們把「伊格納」的名字縮短了，取他綽號，叫做「納粹」。他是一個知道在維也納應該怎樣享樂的快樂人。是你所認爲沒有出息的青年之一，然而和這一切相反，他選擇了當時醫學界最可悲的行業——產科。于是，在一八四四年四月裏就以青年醫學博士的身份，在維也納公立醫院第一保產部做助產醫生。

這一個月裏，第一保產部每二百零八個產婦之中，有三十六個因產褥熱而死。在那裏生產，比之患最凶的肺炎好不了多少。

在穿大禮服的教授先生和他們聰明，誇口，唯命是從的助手之間，薩梅惠斯是

特出的一个。他們都以爲他所以與衆不同，就是因爲他看不慣年輕婦女的死亡。這件事磨難着他，她們都是些棄婦、窮女人、需要救濟的婦女，他們多數沒有經過合法的婚姻，但是，薩梅惠斯以爲即使如此，她們也是人類。他滿懷希望要護持她們經過頭生的苦難時期。她們疲倦不堪，但是面色紅潤可愛，快樂地把她們自己生命的嫩芽擁抱在身邊，……

過了兩天……病房各處，快樂的紅潤變成了凶猛的寒熱的不吉的深紅色。過了三天……薩梅惠斯聽得她們安慰嬰孩，但是爲她們新的痛苦的呻吟所打斷，使他寒戰起來。「不要憂慮，就會好的，」他就告訴她們，當他在這般勸慰她們的時候，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在說謊。

她們露着焦急的面色望着，口渴得很，向他要一些水，接着就越要越多。他想用笑容來掩飾，當他在按脈的時候，她們的脈越跳越快，越細，終至于無法計數。

過了四天……薩梅惠斯依舊哄騙着她們，當奇異的青紫色的斑點在她們的手上、腳上出現的時候，他就問她們嬰孩的名字，藉以遮掩他的恐懼。看見她們已經蠟黃的面色是很可憐的，聽她們的蒼白的嘴唇低語：「現在好了一些。現在不大痛了，醫生……」是很傷心的。

他轉過頭去，避開她們，他知道這就是死亡的慈悲的預兆。

在以後的二三年裏，從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六年，薩梅惠斯看她們成羣結隊地死去，你可以認為他已經不覺得難過——正和他的主任老教授克拉因（Keim）一般，已經無所動于心了。但是完全相反，磨難越來越深，薩梅惠斯率直地麻煩着老克拉因，以愚蠢的問題打擾那個老好人。老克拉因當然也高興這些妙齡女郎能夠活着，撫愛着她們的嬰孩——但是有什麼辦法呢？

老克拉因教導薩梅惠斯，用以前的教授教他的話，他又是更早的教授所教的，是陳陳相因的老一套——說是目不能見的瘴毒，殺死了這些產婦。這是一種不可知的天地大氣一般的疫厲，瀰漫各處，不知怎的侵入了她們，毒害了她們，殺死了她們。老克拉因已到了要推卸責任，由來已久的傳統的尾巴上了。我承認他是有名望的老人，但是因為對這事件的庸愚，就應該把他列入空頭專家之列，因為這些夢囈是歐洲最有學問的產科專家的共同信仰。

就是那個最有學問的，矮小的，已將成為歐洲病理學教皇的費爾却所支持的理論。

費爾却（Rudolph Virchow）德國病理學家及政治領袖，生于一八二一年，死于一九〇二年。

現在，薩梅惠斯發掘了一些事實，就把傳統的產褥熱原理化作了無稽之談。在這裏，克拉因的保產第一部裏，有四百五十一個婦女，于一八四六喪生——就是在一年裏，隔壁——同由一個大廳裏進來的——的保產第二部，死亡率要減少五倍。

倘若這種瘴毒，這種天地大氣是無所不在的，那末，為什麼不在保產第二部呢？薩梅惠斯不怕麻煩地指點出來，老是討厭地一再再問。他觀察這兩部之間在死亡方面的特別差異，也並沒有以此居功。這是他從可憐的孕婦地方知道的。這兩部的進院許可，是間日輪流的，星期日進第一部，星期一進第二部，依此類推……

這是可惡的，每一個人都知道，甚至老克拉因也覺得，這些可憐的婦女，怎樣設法，欺騙，甚至熬住生產的痛苦，要想進入比較安全的第二部。她們欺騙，說謊，要進入第二部，真是討厭，有許多發現了計算錯誤而進入致命的第一部的，就倒在地上，拉住薩梅惠斯的兩膝，啜泣着說：「醫生，讓我回家去罷……」

薩梅惠斯變得玩世不恭了。他對老克拉因纏繞不休，開始在維也納的咖啡館和酒店裏大笑，要追問這殺人的天地大氣，為什麼輪日在星期日，星期二，星期六才肆虐呢？

克拉因教授不管這一切的嘲弄，指派薩梅惠斯于一八四六年做專任的助理醫師。他只得遵命，醫務部的負責人員在談論，這個從前的襁褓少年，現在竟變成了這樣辛苦的工作者。一大早爐子還沒有生火，就可以看見他在太平間裏，手拿着解剖刀，俯視着一個產婦的身體，她是早一天晚上，撒下了她五天的孩子長逝的。因此，這些婦人——幾百個之多——的產褥熱災禍的正確的確，傷心慘目的情境，就在這個匈牙利人的頭腦裏燃燒着。

從太平間裏出來，他和跟他工作的學生們急忙趕到保產第一部裏，帶着微笑，使年輕的婦女的苦痛可以輕鬆一些，他就用敏捷的手指，輕輕地檢驗，看孩子可要落地沒有。在他的笑容後面，老是苦想着死亡和純潔的新生命之間，永遠不斷地輪流的恐怖的對照——新生命的來臨，每五個之中，總有一個機會可以跟着帶來死亡。

好像驗屍室在跟着他走。稀淡的氣息，幽微而又可怖，好像是跟着他的衣裳，

甚至是跟着仔細洗過的手指。但是，薩梅惠斯並沒有注意到。反而要以此自傲。他曾經告訴學生們，太平間裏的氣息跟着他們，就是表明他們是工作者，是真實的研
究家。

在有些的可怕的月份，保產第一部的死亡率高至百分之三十。老克拉因却安安
逸逸地置身事外，由薩梅惠斯全權處理，當他走過病房時，就板起面孔，忍受看護
們，甚至洗衣女僕對他的輕視。他因為曾經公開嘲笑過這件事而覺得遺憾，謠言在
維也納的全部咖啡館裏流傳着。輿論甚至說要加以裁制。因此組織了一個調查團，
是你所熟知的這些調查團……

這調查團是由出名的，笨拙的，舊式醫學名流所組成的委員會，他們知道必須
斥責一些事情，因此他們就斥責床位擁擠——實際上比較平安的第二部住的人還要
多，地方還要小。這些驕傲的人物，坐在安樂椅上，決定了產褥熱可怖的死亡原
因，還有就是醫生和男性醫科學生，檢驗臨盆的產婦不夠溫和。比較安全的第二部
是由收生婆、婦女管理的，所以要溫和些……

薩梅惠斯大笑起來，這一種安樂椅委員的科學！每一個生下的孩子毀損產婦的
身體，不是要比手指檢驗厲害得多麼？那末，婦女為生育為什麼不全都死亡呢？

他承認自己已經竭盡心力。晚上……他倦靠在小辦公室裏的椅子上。又坐起來。到底是什麼東西呢？

他聽得在遠處的走廊裏，有輕微的丁丁聲。漸漸地響起來，近起來，終於變成了可怕的鐘聲。天啊！這又是牧師。一個小行列走過了他們的門口——牧師披着莊嚴的長袍，前面有一個俗人，在急急忙忙地打着喪鐘。

這是最後的聖禮的行列。是這一天的第四次了。薩梅惠斯雙手抱住了頭，用手指塞住耳朵，想要堵塞那可惡的鐘的丁丁的鳴聲……

他直坐着，等待着。這裏是一個偶然的實驗。這是三十種發生產褥熱的近乎瘋狂的原理之一，恐怖就是牠的原因。在保產第一部帶着可怕的鐘的牧師，必須經過五個房間，裏面住着臨盆的婦女——你可以想得到對她們的影響——才能走到太平間裏。可是在第二部裏，却是這樣安排的，牧師可從外面直接走到太平間裏。

因此，爲了顧全人道，薩梅惠斯要求牧師停止行列，放棄他的鐘。牧師答應了他……

可是第一部的產婦繼續在死亡。

「我像是落在水裏的人，在作無望的掙扎，」他寫着。

「一切都很可疑，一切都不可解，只有很多人死亡，是不可懷疑的事實。」

四

他于是被解職。在薩梅惠斯之前，別立脫（Brett）是那裏的助理醫師，現在別立脫又要回了這個職位。別立脫對這許多婦女的死亡並不覺得怎麼慌亂，並不去麻煩克拉因教授，所以在薩梅惠斯被撤出之後，克拉因又委任了別立脫。薩梅惠斯這一個冬天就學習英語，打算到英國，到都柏林去，探發那裏的產科醫院，為什麼緣故不大有產褥熱。不久，別立脫升任了杜壁聲大學的教授，薩梅惠斯又被邀回任。你以為他是太驕傲……但是他擔任了下來。

薩梅惠斯在威尼斯過了一個短短的假期，就匆匆回到保產第一部來工作。他像雄雞一般恢復了勇氣，說威尼斯的藝術治好了他對於所有這麼許多半瘋狂的，不能發現這些婦女相繼死亡的緣故的癡想。他剛在太平間裏脫下外套，就知道他的朋友病理學家高列次加（Colletts）已經下葬了——因為一個魯莽的學生在解剖屍體時，用刀刺著了他，由此血中毒而死的。

在解剖屍體的時候！

且慢，讓我們看一看。不錯！趕快……薩梅惠斯必須看一看高列次加的屍體解剖。他拿着報告書，手指在顫抖。不錯……一點兒不錯！他真是個呆木頭。血中毒……由太平間的解剖刀傳入高列次加。血中毒……而且血中毒可就是產褥熱嗎？他真是愚蠢！薩梅惠斯不知觀察了多少因產褥熱而死的婦人的發燒的身體內部！啊……一點兒不錯。他們一般模樣，不容懷疑。

他突然想到，不僅是頭腦之中的一種思想，而是一種粗暴堅決的感情，使他混身都激動着。學生的刀所誤傷的傷痕，把不可見的屍毒帶入了高列次加的身內。傷痕？當然的！每一個產婦生產孩子——子宮是全部受傷的。因而，這屍毒……

怎麼傳入產婦身內去的呢？現在他已經明白了，險些兒沒使他跌倒下來，是他自己和學生們帶過去的。不知多少個月，他總是每天帶着學生直接從解剖室裏走到保產部去。他們洗過手，不錯的——但是幾個鐘點以後，留在他們手上的死的氣息又是什麼呢？

薩梅惠斯那個獸子，不是曾經以那種氣息而自傲的嗎？不是藉此表示他們是解剖屍體的忙人的嗎？